

之縛索，王位同不淨之污泥，國王為魔王之代名詞，臣宰係魔羅之親里人。汝今不久定遭羈逼，今莫居此，當往阿蘭陀寺，彼處有汝多生師長，名曰菩提跋陀羅，從彼請受『發心教法』，彼大善巧，能饒益汝。」說已，還其車乘供具，更告之曰：「出王宮時，重當來此，有多教授，當傳於汝」云云。

第三段 留學阿蘭陀寺

王子回宮，取金銀寶偕諸眷屬，直趣中印度阿蘭陀寺。時阿蘭陀王（護寺之國王）聞知，嚴備四兵，遠迎郊外。問云：「大王從何來？欲摧何怨敵耶？」答曰：「我自東方薩訶而來，我為摧伏三有怨敵及死主怨敵來，非為他來也！」王讚善哉！復問：「國王安否？汝國境內比扎摩羅，有無量聖眾，何故至此？」王子曰：「我受勝敵婆羅門所記，來阿蘭陀，參菩提賢論師。」時阿蘭陀王，聞已，先迎於宮中，承事供養，次送往阿蘭陀寺菩提賢論師前。王子見論師已，極生歡喜。論師歡喜，出諸言外，從座起立，互問訊已，論師曰：「王子請坐！何緣至此？」王子遂恭敬頂禮，供諸珍寶，白言：「我恐為王位所欺，陷溺生死汚泥，故攜隨從，往遊林藪，見勝敵婆羅門，請求慈悲攝受。彼云：『可往阿蘭陀寺，有汝多生師長，菩提賢論師，當從請受發心之法。』我依彼命，急回宮中，持諸供物，速至師前。」

惟願哀愍攝受，授我發心、教授之法……」云云。白已落坐。時菩提賢論師，住「三摩地」加持王子三業清淨授與無量發心教授。復說：「五欲欺誑，王位虛幻，後世境現，追恨何及！當發大精進，尋求佛正法。阿蘭陀北，有明了杜梘菩薩，具清淨戒，無礙神通，獲得中觀正見遠離八邊戲論（即生滅常斷來去一異之八），盡其生壽，住寂靜處，彼是汝無始生中師長，當往彼前，請諸深旨」云云。

王子受教，顧戀論師，含悲而去。至菩薩前，禮敬供養白云：「我自東方薩訶羅來，我是薩伽羅王太子，初至阿蘭陀寺，菩提賢論師前，請諸教授。師云：『此北靜處，有汝無始生中師長，可依彼處，請發心法。』謹奉師命，來至尊前，惟願慈悲攝受教授，使我不為父王所逼。」爾時菩薩深生歡喜，慰問加持，授與發心教授，並講緣起性空之深義。王子得教授已，即於本座，證「加行道」獲得「勇健三摩地門」，將自所證啟白菩薩曰：「我今住定，見諸法性，光明澄淨，無諸濁染，猶如虛空離諸雲翳。次從定起見諸法現，雖見顯現，而不執實，亦能任運憶緣有情（譯者按：悲心菩提心俱攝在此）。雖見諸法虛假，然於極微細業，獲不放逸。如是空有，豈無謬耶？」菩薩讚云：「善哉王子，集聚福德，定中雖達性空，定起運大悲緣諸有情，二諦教授，是我教授中尊。今欲出離王宮苦者，可往黑山之南，彼有我師阿嚩都帝，亦是汝往昔師長，當往依彼，請『發心教授』，並求『出離教授』等法

……」云云。王子聞教，愛戀難捨，為求法故，含悲而去。

時阿蘭陀王，供養無量珍財，及諸眷屬，送三踰繕那而返。如是漸次，至黑山南遙見阿嚩都帝，於一黑巖石下，著毛衣，躐皮墊，體粗腹大，目赤色青，離諸分別，半跏而坐。王子急從騎下與諸眷屬頂禮足已，坐於座旁。爾時阿嚩都帝，啟目視之，問從何來？王子合掌白言：「從東方嚩伽羅，金幢宮來。初至明了菩薩處，求歸依救護，彼教至此。惟願慈悲，哀愍攝受。」是時阿嚩都帝聞已告言：「王子！我亦生於王家，深怖惑業，捐棄王位，如同涕唾。汝今能修阿嚩都帝行否（譯者按：阿嚩都帝，是人身中「中脈」之名，又具「取」「畏」「慚」「斷」四義，是無上瑜伽之行法。）？王位圓滿，猶如毒液，略飲少分，能斷命根。王位圓滿，猶如火坑，略為越度，生無量苦。汝今當還王宮，觀察家室過患，然後速來！」王子聞教，恭敬供養已，急還本國。到其國已，一切人民，見王子歸，歡歌供養，無量欣樂。及至宮中，父母喜甚，問至何所，今歸善哉。

王子恭對父母，啟白一切，願許出離。父母告云：「汝厭生死者，應當攝受王位，供養三寶，建立伽藍，承事僧眾。於諸有情，修大悲心，惠施匱乏，安樂一切。何用他為，而必出離？」王子答以「王位過患，五欲虛偽，如實哀愍，願垂聽許，修諸佛法，不宜為兒作諸留難」。爾時父母聞子所說，無言可答，遂暫許之。王子既蒙父母許，持諸飲食及諸供具，

與一千騎俱，趣依阿嚩都帝，求請教授。到已，恭敬供養，合掌禮足。阿嚩都帝，乃為傳「發心等法」。教云：「汝今應往黑山寺，親近修歡喜金剛及閻曼德迦瑜伽者羅睺羅笈多，於彼座前請受發心、灌頂等一切教授，彼亦是汝往生師長……」云云。王子依教，與千勇士，趣黑山寺。爾時歡喜金剛瑜伽者，於無量瑜伽男女會中，宣演密法，遙見王子，將至其所，為顯王子勝德，除眾會疑，生希有事故，以大悲心，降大霹靂，擊王子上，時其霹靂不擊王子，遙擊外道黑塔山。諸大眾會，見此事已，咸生希有，問云：「今此王軍，從何而至？」歡喜金剛瑜伽者，即告眾曰：「此人前於五百五十二生，恒為清淨苾芻，得大善巧。今生唵伽羅，為善勝王子，於如是殊勝眷屬及以王位，毫無貪著，捐棄一切，行諸難行。阿嚩都帝教來此處，因具勝德，現此境界，為希有否？」時諸大眾，同聲讚曰：「希有！」急從座起，遙為迎接。王子見眾來迎，與其從侍，下馬而行。到師面前，恭敬頂禮，白言：「師長存念！我雖久願棄家，茲因種姓高貴，終遭羈縛。前已親近勝敵，覺賢，明了杜栴，阿嚩都帝，諸得成就之師長，然至現在，猶未能脫。今阿嚩都帝師教來此，願賜大乘發心灌頂等一切教授，決定加持令得解脫！」爾時羅睺羅笈多，作觀察已，獨引王子入於密壇，為灌「歡喜金剛」頂，密號智密金剛，晝夜相續，傳諸教授，凡十三日灌頂圓滿。十三日中，眷屬千人，悉來眠息，唯念王子何時當出也。十三日已，王子作「勝樂輪相」而去，顧諸眷

屬，唱無常歌。

時羅睺羅笈多，更遣成就瑜伽者八人，前後擁護返那伽羅，變國王心，絕其貪戀，令送與阿嚩都帝，獨修難行之勝等。王子受教已，作瑜伽者相，騎馬而返，千人圍繞，漸至王宮。父母親屬，咸來觀見，生大畏怖，懼其出離，凡經三月，防範不捨。王子及諸同來瑜伽者，徧城遊歷，作瘋狂相，親眷臣庶，見是事已，知王太子決不能留，各自涕泣，悲惜不已！父王泣曰：「噫唏！王子初誕之時，瑞相無量，意為能紹王位，心生歡喜。何故今者，欲依林藪，豈不令吾大失所望？夫復何言！」王子聞父悲語，即安慰曰：「父王！請聽兒言，倘我今者，攝持王位，雖能暫時相聚，而不捨離，暫時不能何能長期？又非一切生中，悉成父子，何能生生相聚，永享快樂耶？兒今捐捨王位，行菩提道，一切生中，定能歡聚。故願父王慈悲聽許，不作留難。」其父無言，而母哀曰：「雖甚愛顧，於事何益？一切眾生，業力為主，今可放捨，任樂是從，願後生生永為眷屬共相歡聚。」是時王子蒙開許已，心大歡喜，得未曾有。即與同來瑜伽男女，次晨往詣阿嚩都帝，修諸難行，舉《中觀論》，學中觀法，聞思修三，一座並行。從十二歲至十八歲。唯依止阿嚩都帝修學，未嘗捨離（譯者按：有傳謂依止九年，或謂依止十二年者。）。

總之，尊者之修習密法，多從羅睺羅笈多（又名蓮華鎧）求得。然羅睺羅笈多初是習唯

識學，其見解為一切法唯識幻義，尊者初習中觀，其見解為一切法性空義。故羅睺羅笈多師不喜語云：「汝生於是見解，全是往業所致。」後依密修法，獲大成就時，見諸法性，同尊者所許，喜曰：諸法本性，如汝所說。尊者對於中觀之見解，係依阿嚩都帝修學獲得。雖為瑜伽中觀派（譯者按：西藏中觀派總分佛護月稱派、清辯派、靜命派，初二派許外境，後一不許，故名瑜伽。然復不許依他圓成有勝義自性，故曰中觀。後二派若依勝義，不許自性，依世俗則許之。第一派世諦亦不許，故成三派差別。但此義深幽，非少文而能盡述），然其實許，則為月稱派之正見。尊者自云：「我待此派義，是受喇嘛阿嚩都帝所教。然我於月稱論師派，具極大之信心」云云。尊者又依喇嘛乞食者，請求密宗智慧之灌頂、加持、教授等故，入於大海（譯者按：尊者入海三次，此為一也。）。又尊者住比迦摩尸羅聚落時，見一裸形婦人，時哭時笑，竊念此婦人定具希有功德，遂以意想頂禮（即觀想禮）供養，請諸教授。時彼婦人答曰：「教授我實有。」說已向東而去。尊者隨逐，見住一大尸林中，及至彼所，婦人問曰：「汝見我有功德耶？」尊者答曰：「我實見有功德。」曰：「知我哭笑意否？」答曰：「不知。」告曰：「哭者，見諸有情，未通達時，流轉生死，受種種苦，故我慟哭；若通達時，現前即佛，故我歡笑。」彼婦人作此語已即現金剛瑜伽母之本身，灌頂加持。爾時尊者見金剛瑜伽母身已，即頂禮供養請諸教授，罄無遺餘。爾時吽伽羅境內，外道

與內道辯諍，內不抵外，是故內教道場，多失於外道。

時有一上座，於意不安，心欲摧伏諸惡外道復我內教，乃徧訪堪破外道之大善巧師及瑜伽師，久而未獲，無量憂愁。尊者適任彼城，一日有一女人，見尊者身有光明，疑其殊勝功德，急詣上座，告其所見。上座聞已往觀，述其因緣，白其所請。尊者許之。大破一切邪見外道，取回所失寺院僧侶，復將外道徒眾感化歸向，建立佛法中。上座深生歡喜，竊念如是勝士現乞丐相，甚為可惜，若出家者，定能饒益聖教。遂勸請出家，未蒙允許，請常住聚樂，亦未許之，未幾盡去。

尊者自唎伽羅西返，途中念云：今一切密法之加持、教授、堪能、知解，莫越於我者。一夜於睡夢中，見諸空行母，示諸未曾聞見之密典，摧伏慢意。又於一日度母現身問云：「汝是密乘之善巧者耶？」尊者答曰：「是。」「若爾知某某修法否？」尊者曰：「彼等昔未曾見。」度母曰：「若爾則汝之慢大矣。」又云：「汝人間如一毛端許之一切密典，多在空行母等手中。」說已不現。尊者慢意，從此永摧！